







以六千五百元一有(老石)承買之語，吳南卿三十五年二月周保長之原報告，亦與申辯所述情形大致相符，自應認為戒人有侵蝕發價情事，至改帳一點，查閱王富祖調查附件帳目，確係去帳一筆，補收一筆，申辯所稱此非本廠帳簿云云，即屬實在，然則去者為買收帳款七、五〇〇者為買收帳款三七、二五七、六三三，數目懸殊，亦難索解。除之米代金，以賣收收入歸墊，信差何有元失去之夾克馬鞍賣收收入歸墊，公款收入任意挪墊，以致帳簿上不能為明，非法之所許，即無何項情弊，該被付懲戒人違失之責，可辭。

(五)竊占農場舞弊營私 被付懲戒人黎智長申辯意旨，本向由督導委員會管理，由各單位主管人兼委員，在二十四年前，梁揚曾為主任委員，嗣一月間舉行全體委員會，決議公推梁揚為主任委員，此項紀錄已由梁揚會於離職時帶去，切物品出賣，款項出納，均由農場人員經營，謂智長竊占農場，農場之權，例應由同人友食用，所餘較老及最老由農場而後賣出二次，第一次賣出一〇四斤，得價四一五〇二次賣出八十八斤，得價四九百五十元，均由高振華收權三經手，竊有較老最老之分，市價有隨時漲落之異，挑動非智長本人，奈何輕以舞弊營私之罪名相加之。查竊占彈劾案原未指出事實，自屬無從審究，申辯所稱竊占彈劾案附件第十號所錄唐權三賣出八十八斤得價四一五〇語，與申辯所稱四九百五十元一點，相差千數百元，固若然即謂該被付懲戒人所侵蝕，亦難證據不充分，應予從寬置議，至挪用公款，販賣貨物，與出賃稍豬等物，被付懲戒亦詳，查核王富祖調查報告，就於此點稱，「以敘事過簡，物無證明，自可置而不論」，彈劾案所云當有圖利可能，原係想像事無證明，自可置而不論。

(六)冒名經營侵蝕存米 被付懲戒人高振華申辯意旨，本食米，係由事務股職員王欣榮保管，管米人憑核發簽章發發人所司，僅係對所發單上之米數，是否與膳食人數相符，核符後蓋章，管米人憑章將米直接交持單領米人，而核不經手收授，呈控人梁揚曾時不到廠，員工膳食一頓不能或黎廠長條論本人代核米單，曾向梁君聲明係奉諭代辦，梁並不到廠時，務請暫忙，本人所蓋之章，僅係在領米單下核位，事務股主任蓋章開印，待該主任自行覆查補蓋，上亦未侵蝕，如所蓋核發章有核發欠符之處，該主任仍可隨，但迄未指出有不符之點，以同人日食之米任便停頓不發，之失職不言，反為誣控云云。所稱代為蓋章經過，核之王富報告附件第十二號，王欣榮稱過去是憑梁股長蓋章的條子發

不在時，但是米又是每日必需之物，後梁廠長條論，憑帳務股員振華核發的條子發給各語，尚無不符，即難謂為冒名經營，不侵蝕存米，該被付懲戒人辯之亦詳，但彈劾案既未指出事實及證明，自可置而不論。

(七)庇護職員朋分風炭 被付懲戒人華壽嵩申辯意旨，略以查前接梁揚曾對於重慶材料廠書面報告，曾面囑梁君儘可提出證據，以憑辦理，一面派員密查，結果既未見梁君提送證據，而密查所得亦屬不符，關於勾結職員舞弊一節，尤所重視，據本司科員蕭王密查報告，未見舞弊證據，自不能聽梁揚曾一面之詞，即認梁君為勾結職員，貪污舞弊，此為事實無據，而非庇護職員(附蕭王報告)，至朋分風炭一節，材料司職員宿舍向由司供給，各宿舍所需茶水及伙食團用煤，亦係由司供給，司中備有登記簿，由庶務管理，向本部報銷，本案內所稱送煤(即洗集)兩噸給材料司，即係舍之用，價銀四萬元，係於去年四月三十日第一〇六號傳票支付，重慶材料廠並於五月八日以前交付材料一七四五號發文，向本部報銷，所收之煤，係發給國府路重慶村羅家灣各宿舍，全係公用，謹鈔附材料司宿舍用煤清單，及宿舍用煤原登記簿，粘有各宿舍管理員原收據，一併附呈參閱，足證蕭嵩未朋分風炭，更非私自利云云。所稱各情，核之蕭嵩復報告，列舉十三款，既無有弊情事，指為庇護職員，自難無據，宿舍用煤登記簿載，二十四年四月由重慶材料廠代購洗集二噸，價銀四萬元，粘附重慶村路羅家灣各宿舍管理員於四月三十日所具蓋章收據，共二千八百斤，即三噸，既係公用，自無私自利可言，即不能謂該被付懲戒人以何項責任。被付懲戒人章作霖申辯意旨，略以本人眷屬七口，居住南岸，月需燃料約三百公斤，材料廠合作社亦在南岸，購買燃料，當時整購燃料一千公斤，作為家用，待交通部合作社本人名下應得部分積有成數，再行歸還，業於湊足時，託便車運送，有材料廠合作社收到回單可證(附原函)，在本人初不知廠方為何代付燃料，經向廠方查詢，據合作社經理陳理云，係所還之風炭一噸已由廠方領用，是以廠方代付二萬元作價報銷，此為廠方與合作社之手續，為本人所不知，如係圖利，必須有套購及售與第三者之證據，始能成立，彈劾案所謂「當為」，均係想像之詞，並無確切證據，似不能以想像之詞，而令本人負此圖利之責云云。核閱送還合作社風炭原函，重慶材料廠合作社經理陳理才，於兩尾記載已照收，樣，並加蓋章，所稱購用與送還，自可採信，至合作社代付燃料，既係因廠方領用，所還之炭為合作社與廠方之轉帳手續，當與被付懲戒人無關，自可置而不論。被付懲戒人黎智長申辯意旨，略以風炭一噸，原係由合作社轉售後，經章科長如數歸還，並經本廠領用，自應由合作社轉帳，並由本廠付款，均有帳單可資查考，何得謂為違法貪污云云。參閱上述情形，既無何項證據足以證明此

項付款有何情弊，亦應置而不論。

(八)侵佔公物 被付懲戒人黎智長申辯意旨，本廠及海廣路材料庫，每月領用風炭約五百公斤，供大小伙食團及茶水之用，所有價款按月在經常費內向部報銷，在智長接任以前，即係如此，實非創例，更非智長私自貪污云云。核之申辯所附海庫管理員施君工程司希智證明書，尚無不符，即王富祖調查報告附件第四號，陳俊才亦僅稱「黎廠長月領炭五百公斤，由公款項下支付」，並未指其為私用，則申辯所稱係屬公用，當非誣詞，自可免予置議。

(九)盜賣汽油 被付懲戒人黎智長申辯意旨，智長接任以前，汽油原歸司事王尊經管，直至三十四年八月二十一日王尊移交於工務員余國才時，因搬移點交，所管存孫家坡油洞內之汽油，因該油洞終年滴水，在此多年，歷任未加調整，油桶銹蝕不堪，一經搬移震動，即有滲漏，在共計四一七、一三加侖中，虧耗一九、一三加侖，計千分之四強，嗣交通部材料司派技術員成瑞生來廠復點，因換桶二十二只及遷移漏耗，又耗四六、五加侖，均經由廠報司，附有文件為證，料帳課長高振華以王尊急於求去赴新職，曾向智長面云，王尊移交油料，現成技術員既因尚未履新，最好由王尊親自向業務科說明，並由廠長函司長說明盈虧情形，王尊保證人現仍在廠，王尊可以離廠赴廣元分廠新職，智長當允函司長說明，九月十五日高振華寫信之時，司方尚未核准，在高之意，以為既屬王尊經管，其保管移交情形，仍宜由王親向主核之業務科當面解釋，後經王自已向業務科解釋，司方仍派成技術員前來復點，負責管汽油之責者非智長，負責管汽油之責者為料務、料帳兩課，所謂謠言，智長從無所聞，何得謂為盜賣汽油之證云云。所稱兩課經過，就王尊調職及移交情形觀察，尚非情理所不應有，未便以高振華致該被付懲戒人函中有「鈞座有信至司」一語，即認有夥同盜賣之嫌，又原函司座方面亦有語在先一語，梁為何人如不明，如即係呈控人梁揚曾，則其所言之真實性，殊為疑問，又此事由王尊設法，即(即字核之原函似為料字)有辦法，二語意義，自有可疑，然亦未便即認為該被付懲戒人夥同盜賣之證明，惟王尊移交汽油，先已虧耗一九、一三加侖，迨技術員成瑞生復點，又加虧耗四六、五加侖，雖據申辯稱，係因移動滲漏，或換桶所致，然虧耗之數，究不在少，即無他項情弊，保管不善，事甚顯明，該被付懲戒人負監督全廠之責，並未預防及此，廢弛職務，咎無可辭。

據上論結，被付懲戒人華壽嵩、章敬康、高振華尚無公務員懲戒法第二條各款情事，應不受懲戒，黎智長有同法同條各款情事，依同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三款及第六條，議決如主文。

更正

本報第二八四七號更正欄，更正權理資源委員會技士職務「余法官」為「金法官」，「金法官」係「金法官」之誤。特再更正。